

陈沂

贵州人民出版社

小说、纪实文学选

CHENYI XIAOSHUO JISHIWENXUE XUAN



陈沂小说·纪实文学选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沂小说·纪实选/陈沂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2.5

ISBN 7-221-05838-5

I. 陈... II. 陈...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2077 号

陈沂小说·纪实文学选

-
- | | |
|-------|---------------------------|
| 著 作 人 | 陈 沂 |
| 责任编辑 | 李佩衡 |
| 封面设计 | 石俊生 |
| 技术设计 | 施德端 |
| 出版发行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 印 刷 |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 850mm × 1168mm 1/32 |
| 字 数 | 350 千字 |
| 印 张 | 14.125 |
| 插 页 | 4 |
| 印 数 | 1—1000 册 |
| 版 次 | 200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221-05838-5/I·1252 |
| 定 价 | 28.00 元 |
-



江泽民同志调离上海时到老同志陈沂家中话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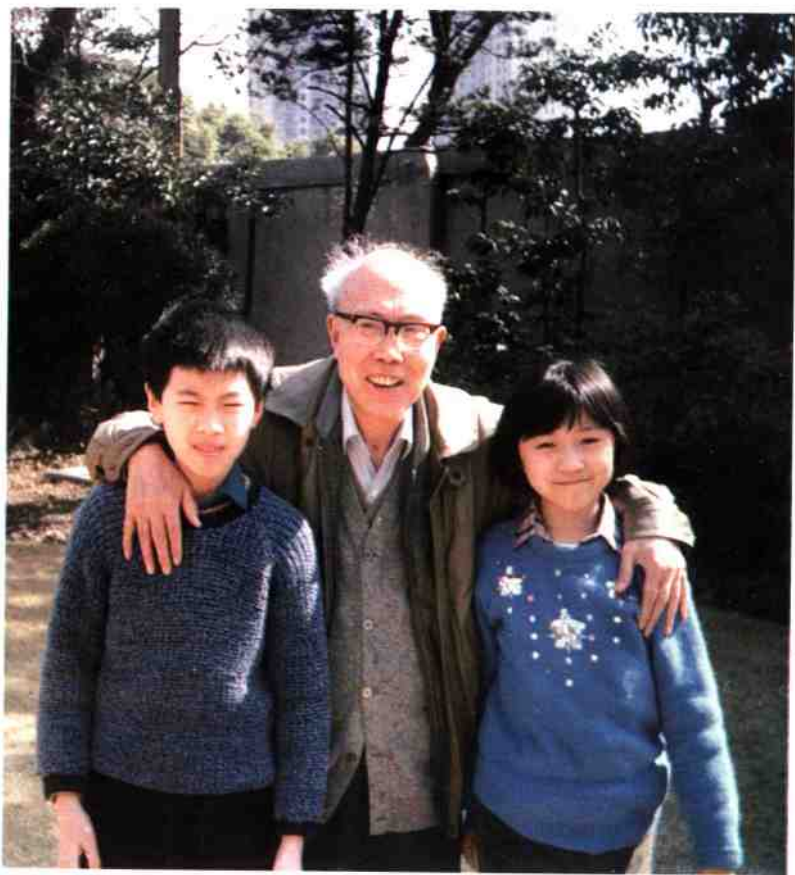
陈沂同志着将军服在上海寓所



一九七九年陈
沂同志平反以后重
新穿上军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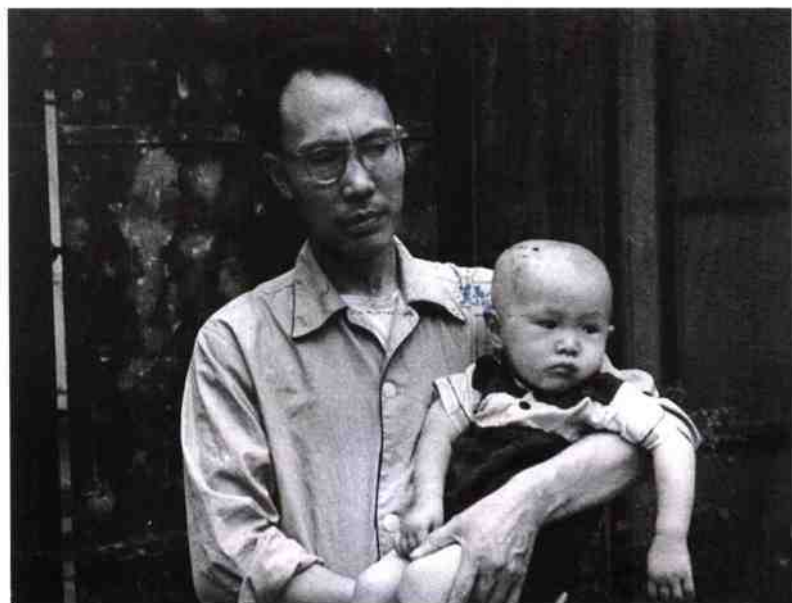
陈沂同志于上海



陈沂同志在上海和孙儿女在一起



陈沂同志在朝鲜与人民军战士在一起



陈沂同志建国初期于北京寓所与儿子合影

(以上照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陈沂,原名余立平,男,1912年12月4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汉族。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左翼作家联盟候补执委,中共北平大学法学院支部书记,北方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干事,八路军修武、焦作、武陟工作团指导员,八路军晋南军政干部学校校务部主任,《新华日报》太南版社长兼总编辑,太行出版社党支部书记,《冀南日报》总编辑,《鲁西日报》、《冀鲁豫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大众日报》社社长、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社长、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宣传部部长等。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东北民主联军宣传部长,中共西满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首任文化部长兼《解放军画报》社社长和解放军歌舞团团长。抗美援朝时期,任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第一、二、三届副总团长,被金日成授予“朝鲜公民”称号。1954年率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出访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四国,

被授予苏联近卫军奖章、捷克斯洛伐克伏契克奖章、罗马尼亚一级星勋章、波兰二级十字勋章。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 年被错划右派,下放黑龙江劳动 21 年。1979 年平反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曾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二大代表。1996 年被聘为中国文联荣誉委员。现任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上海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上海市老文化艺术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等。出版《怎样动员农民大众》、《把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提高一步》、《五十年一瞬间》、《文艺杂谈》、《我们从朝鲜回来》、《在国际主义大家庭中》、《辽沈战役三部曲》、《一切为了战胜敌人》、《归来集》、《十年历程》、《脚印》、《白山黑水》、《陈沂家书》等著作,主编《志愿军一日》、《解放军三十年》、《辽沈决战》、《上海建城 700 周年画册》、《当代中国的上海》、《四野征战纪实丛书》等著作。

目 录

天灾与战祸·····	(1)
祖父临终的时候·····	(7)
“九一八”在北平·····	(20)
五月十八·····	(24)
北迁·····	(36)
内应·····	(44)
南下示威记·····	(51)
狱中的回忆·····	(67)
让悲哀永远留在心中·····	(88)

我决心到太行山去·····	(96)
木柴店锄奸记·····	(103)
最近的山西·····	(123)
康大姐在太行·····	(132)
三渡卫河·····	(137)
一次遭遇战·····	(153)
奔袭刘黑七·····	(157)
一张报纸·····	(168)

初进东北·····	(178)
四平保卫战·····	(187)
廖耀湘兵团覆灭记·····	(196)

平津前线散记	(210)
初进广州	(228)
访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237)
现在不是冬天是春天	(244)
春节吃饺子的故事	(259)
从哈尔滨到双城	(263)
小胖子和他的妈妈	(269)
回忆左联两件事	
——纪念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五十周年	(278)
向鲁迅先生的一次汇报	(285)
一个作家的伟大处	
——悼鲁迅先生	(293)
胜利的转折 历史的功绩	
——刘少奇同志在山东	(296)
永生难忘的会见	(306)
永远记着周总理的教导	(310)
像罗帅那样对革命对同志	(318)
永远怀念陈总	(328)
要敢于实事求是	
——悼念粟裕同志	(340)
历史不会忘记	
——怀念陈光同志	(344)
萧华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350)
赤兵同志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359)
怀念宋时轮同志	(364)
一代文章万代传	(368)

文学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完美结合

——为纪念茅盾诞辰 100 周年而作	(375)
悼夏公	(380)
同时代 同信念 同命运	
——悼丁玲同志	(383)
《丁玲日记》读后	(387)
回忆马寒冰同志	(390)
怀念宋之的同志	(395)
一幅画梅寄深情	(402)
王莘艺术青春长在	(406)
送刘海老上黄山	(411)
青山不老 绿水长存	
——祝贺于伶创作生活六十年	(416)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恽逸群传》序	(420)
致侯宝林并怀念常宝堃	(424)
战友情谊深似海	(427)
他俩多好啊	(430)
多么好的同志啊,倪天增	(435)
耿耿正气 襟怀坦白	
——悼念陈法平同志	(438)
伤 逝	
——白发人送黑发人	(441)

天灾与战祸

三年不下雨，十年来的战祸，我一家八口，现在只剩下我和我的四妹。然而我们是这样的饥瘦呀！我们要不是有枝手枪防卫自己，恐怕老早就被饿鬼们拖去吃光了。唉！这种人吃人的悲剧，不知要演到那个时候才止！

求神有什么用？拜佛又有什么用？那些都是泥塑木雕的东西，它们没有知觉，它们是富儿官爷们拿来欺骗我们的傀儡。天灾固然是不得已的事情，然而战祸，战祸应该归罪于谁呢？如果飞机不抛炸弹毁坏我们的房屋，坦克车不冲坏我们的树林，想来天灾纵是有，也不会这样的厉害。委员司令们住洋房，吃大菜；哪知我们宿山野，吃树皮——可怜树皮到现在都没有！我年老的父母，当然经不起这样的饥饿，在半月中相继去世了。但谁也料不到这样枯瘦的他们，在埋后的第二天，就会被人掘去煮吃了。虽然我很伤心，但是活人尚要被捉去煮吃，死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怪煮吃他们的人，我只怪天灾，我只恨战祸！

我的父母死后，只剩下我一个男子，其余的都是姑娘——就是我的五个妹妹。我现在二十岁了，我的大妹十七岁，二妹十五岁，

其余的三个都是八岁以下的小孩。最初我们是靠自己的家畜和打些野物来充饥，但不久便没有了。此后我们便不能不去挖树根，剥树皮。可怜这些东西也是有限得很，并且还有那样多的人去争夺；虽然我大妹可以和我一道去争夺，但是小的妹妹们要人照管，否则，当我们出去之后，就一定有人来捉她们去煮吃的。所以虽则有两个人可以出去争夺，结果还只是我一个人出去。一个人拚命夺来的东西有多少呢？还不够我们一天的吃啊！我虽然没有偷过一次懒，我总是尽力去抚育我的妹妹们，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于是我不能不去参加老张他们杀人煮吃的残忍的工作以苟延残喘。

有一天我们三个人各拿了一把刀，走到大田庄去，等了多半天，才来了一男一女，他们都是饿得不可开交的，他们走起路来都好像打转转的样子。当他们走过我们面前的时候，老张的叔叔走过去就给那男的一刀，那男的当然应刀而倒了，可怜那个女的也吓得倒了下去。于是我们便把他们肢解了。我得的是两只腿，当我提回家的时候，我的妹妹们惊呼起来了：

“哥哥，怎么人腿都提回来了呢？那也可以吃吗？”

“傻瓜！那怎么不可以吃呢？起码比树根树皮好啦。”我好伤心的这样回答了。

妹妹们听了我的话便都欢喜起来，她们在计划怎样吃，准备吃几天。可怜这能够吃几天呢？五天还没有过便完了。但是一件很凶的事情袭来，就是我的大妹死了。死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饿久了，忽然大吃几天——胀死的。唉！我有什么话好说呢？我连哭都没有泪了啊！

大妹的死，并不能减轻我的负担，只有愈增加我的恐惧。我出去了后，二妹一人怎能保护三个小妹妹呢？但我不出去又不行。与其坐以待毙，毋宁走险而死。于是每天下午我又去寻死物，碰到老张他们！他们又在割人肉呢！等我上前一看，我的妈，那不是我

刚死去的大妹吗？我才想说什么，老张的叔开腔了：

“小李，何必这样大惊小怪？活的人尚且要吃，何况死人呢？等一等，拿条腿回去煮吃吧！”

唉！我哭了，“我的大妹！谁使我们这样？谁使哥哥要吃妹妹的腿？”

当我把腿提回家的时候，又是一件惊人的事袭来。我的二妹哭得像泪人一样，半晌她才说：

“哥哥，刚才来了几个人把三妹和五妹都抢去了。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我只能保护软脚病的四妹。哥哥，这是什么世界啊？哥哥，这是什么世界啊！”

二妹惊呼起来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有抱头痛哭。把自己的骨肉大妹的腿拿来煮吃了——亲爱的读者啊，当时的情景，我实在不能描写了，恕我吧！

大妹的腿供我们十多天的食粮，但是吃完后又不能不向外去寻找。这次我聪明了，我叫二妹背起四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用手枪保护。这样的确安全了许多。

这样的时间过去已经三月——食物实在难寻啊！有一晚老张叔侄来找我，我起初以为一定又是来约我去做事——杀人，但是我猜错了。老张是面浅的人，他很难说话。所以当他走进我屋里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他的叔呢，像老虎一般的凶恶，鼓起一对像牛一样的眼睛，手抓抓指指的对我说：

“小李，现在实在是无物可寻了，只有你家的老二……”

说着他便走近我二妹的床前，当我的手枪发响的时候，他的刀早已砍上我二妹的颈了。这样，二妹死了，他也死了。

毛毛月亮光透进牛肋巴的窗子，我和老张都呆若木鸡，我们不知道哭的好还是处理这两个死人的好？结果受不住肚肠的吼叫，我们终于处理了这两个已死的人。为了多看几眼我的妹妹，我和老张分领了自己的骨肉。

当晚老张歇在我家里，我们谈了许多事，我们都同样感到司令们可以一仗打去几千万，怎不拿点钱来救济我们呢？唉！现在是什么世界啊！——人吃人的世界呀！

天亮的时候，老张把他的叔叔扛起去了，软脚病的四妹醒来，哭找二姊。唉！何处去找呢？锅里去找罢！——最不能隐瞒的是事实。尤其是对一个天真的孩子更不应该隐瞒她。于是我坦率的说了。可怜的小妹妹，她竟埋怨起我来。

“哥哥，怎么杀二姊！再饿也不应杀她。妈妈在地下也不饶你呢！”

“亲爱的四妹，二姊不是我杀的，老张的叔杀的呀！但是亲爱的四妹，活的人尚要杀来吃，更何况已杀了的人呢？亲爱的四妹，一会我们便要吃二姊的肉了。”

但是四妹不听我的话，她大声的哭喊起来：

“我怎么也不吃二姊的肉，我怎么也不吃二姊的肉！”

“但是四妹，二姊的肉不吃，大姊的肉却已经吃了好久。记得吗？第二次提回的大腿？”

“呀！死了的大姊也都拿来吃了吗？谁叫你在土里把她挖出来？”

“小妹妹，不是我呀！是老张叔侄。”

小妹妹不说话了。午饭的时候，我们吃了二妹的一条手膀。

一家八口的家庭，现在只剩下我和我的四妹。我立誓要保护我的四妹到我死的时候。所以我没有一刻离开她，我的手枪也没有一刻离开我。

过了一个多月，二妹的肉是吃完了。听了贾玉廷夫妇的劝，我们一同逃到黄山。我们在山脚下找了两间房子，我们各住一间，每天依旧是出外去寻找食物。现在容易多了，不像从前那样一家人拖着，现在一天寻来的食物可以够五天的吃。这样的日子过去了半年，可是黄山的食物又没有了。以蕨苔为大宗的黄山，现在连草

根都拔完了，我又准备迁移。迁到哪个地方去呢？西北几省哪个地方不是一样呢？兼之我这软弱饿瘦的身躯，又走得了多远的路程？我不禁大叫起来了：

“天灾！战祸！天灾是无法的事，但是战祸，委员司令们应该负责啊！几千万人的饿死，这是委员司令们的功德。一仗可以打去几千万，但是他们不肯拿一点钱来救济我们！”

贾玉廷同情我的话，但他也仅仅是同情而已，找不出解决的方法。

有一晚上四个人来捉我们，幸亏有手枪，四个人被我打死了三人。可是我的子弹只剩三颗了，谁能担保没有人再来？于是我便和贾玉廷商议，共同防御。

又一晚上又来了七人，当我们正在烤火的时候，贾玉廷的老婆先看见了叫我们，于是我们便把枪瞄准，对着来人，谁料三颗子弹只有一颗响了，其余的两颗都卡了壳。来人没有被枪打坏一个，他们蜂拥着推开了我的紧闭的门。当他们向我身上扑来的时候，我忽然大声叫喊起来了：

“不相识的人们，我们不过为了饥饿才这样做。但这可以长久吗？不相识的人们，现在我的经验告诉我，我们这样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只有约齐将要饿死的人，走向有饭吃的地方去。到了那些地方，再像现在这样用我们的力量去争夺食物。”

我用尽吃奶的力才把这些话叫出来了。可是他们中有四个不听我的话，依旧和我抓打起来。谁也没有抓着谁，谁也没有打倒谁。因为他们同来的有三个都站在我这边来了。结果这三人便向我说话：

“是的，这实在不是长久之计。现在我们用不着再睁大眼睛望别人的救济了。因为救济反使我们死得快些。我们除了走向有饭吃的地方而外，别无他法。”

说着他们向其余的四人解说，半晌他们才点头默许了。